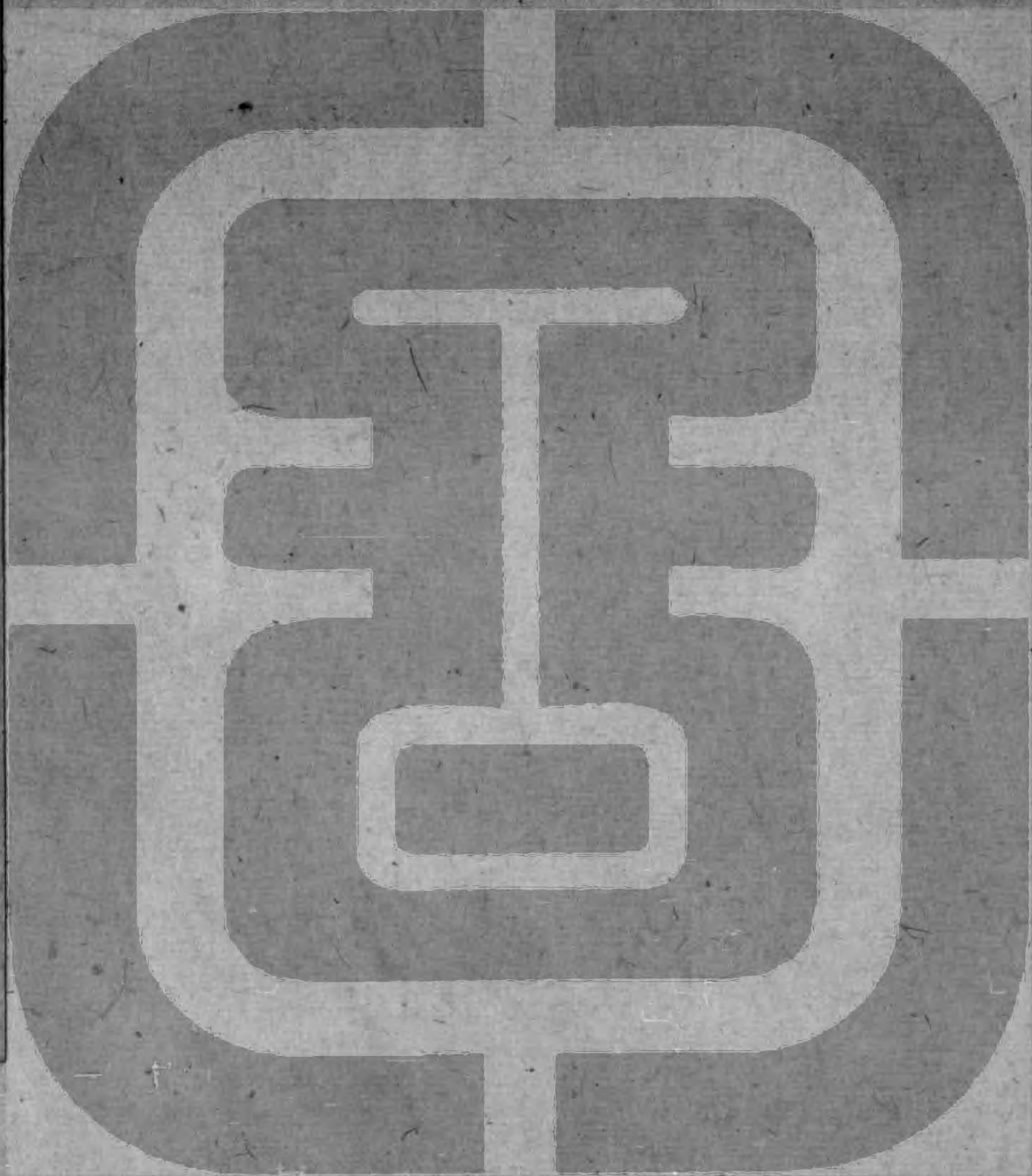


班餘剪燭集

卷七 辯題跋一 卷八 題跋二
銘箴贊 連珠



班餘剪燭集卷七目錄

辯

賢愚辯

真偽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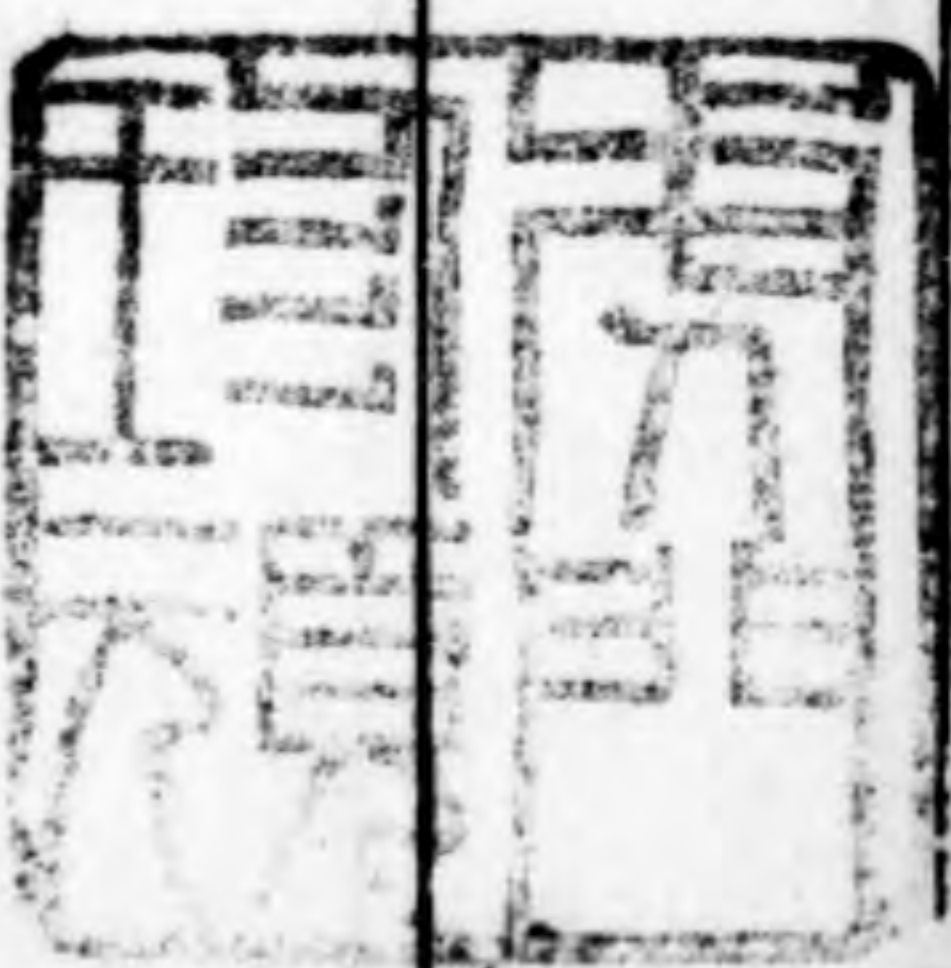
題跋一

讀管晏列傳

讀陳涉世家

讀蕭相國世家

讀曹相國世家



讀留侯世家

讀絳侯世家

讀陳丞相世家

題古詩十九首後

題蘇子卿李少卿相別詩後

題司馬相如琴詞卓文君白頭吟與達相如書

後

題揚雄劇秦美新後

題趙岐孟子序後

題申屠蟠傳後

題胡笳十八拍後

班餘剪燭集卷七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琇

琦

辯題跋一

賢愚辯

天下有一定之賢乎哉有一定之賢是必人人若堯
之欽明舜之濬哲而後可也天下有一定之愚乎哉
有一定之愚是必人人若晉悼公之兄不能辨菽麥

若晉惠帝之何不食肉糜而後可也勢必不能吾烏
可以無其辨哉辨其賢之過而適成其愚愚之甚而
轉形其賢者辨其賢之終不可爲愚愚之終不可爲
賢者申生受讒謂君非姬氏食不甘寢不寐卒經以
死申生之孝賢矣而貽父以殺適之名啓晉國之禍
則其孝也愚荀息受獻公之托先立奚齊後立卓子
至以身殉荀息之忠賢矣而卒致兩君不得其死事
無所濟則其忠也愚此所謂賢之過而適成其愚愚
之過而轉形其賢者也至如宋伯姬之室火左右請

曰夫人盍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
堂火甚又請又却之卒燬以死愚之至矣而大節凜
然春秋謚之曰共豈不賢哉豫讓之不敵趙襄子不
待智者而知也智伯死又無後輾轉思爲報讎至於
漆身爲癩吞炭爲啞終以橋下見獲請襄子之衣擊
之三曰是足以報智伯愚之至矣而國士一語令千
古有心人爲之悚然豈不賢哉此所謂賢之至而跡
近於愚愚之至而不失爲賢者也若夫君子雖當艱
難晦塞之時而精明之氣自存小人雖極狡飾詐變

之態而昏迷之譏不免此又不可不知者也陸秀夫當漂泊海上百官離散秀夫正色立朝儼如平時苟以觀變保身者視之鮮不笑其迂魏璫之焰方虐魏廣微表裏為奸魏大中毅然劾之終以致禍苟以畏威避禍者視之鮮不以為激而秀夫大中非不知而悞蹈之實明知而甘蹈之所謂精明之氣自存者也春申君以李園之妹進楚王欲如呂不韋故事不忍殺李園而終死於其手王荆公以執拘之資行新法任用呂惠卿惠卿得志即背荆公至所在書福建子

三字以誌悔當其始未嘗不自矜識見謂物無從蔽而終為世大惑所謂昏迷之譏不免者也然則何以辨之亦辨夫賢與愚之終不相假者而已人固有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者倉卒之際真情立見郭林宗遇茅容於兩次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知其不凡王敦入石崇廁脫故著新顏色不忤其婢遂指之曰此客必能作賊其明效矣尤莫要於主靜主靜則我閒而物自迫而坐照有餘程明道先生往見李山人遇諸塗具言未到時即知明

道之來及相見與語亦了不異人但以靜極生明鑑
之空也鬚眉畢現倘塵垢未滌蒙蔽旋生有試以妍
媸而茫然莫辨者矣至我欲識天下之賢必我先處
於賢欲鑒天下之愚必我自遠於愚何則天地之氣
有清有濁賢人得氣之清愚人得氣之濁如我先即
於愚則昏昧之久必生蔽錮蔽錮之極遂至冥頑遇
賢者不自知其形穢遇愚人不覺引為知己如飲狂
泉相率而入於猖蹶也奚怪賢愚之茫然不辨哉然
則一物未交格物以明其理羣情並接虛心以澄其
源是亦辨之之方也

真偽辯

天下不患有真小人而患有偽君子有時小人之所
托較君子爲更摯此糜蕪之與細辛辨之未可遽辨
者也今有人於此白晝攫金於市其爲貪也不問可
知若避白晝之攫而劫人於昏夜之中謂之爲廉可
乎今之心懷叵測而飾貌脩言以欺人於耳聞目見
之地者皆昏夜之行劫者耳衛爲狄所滅野處漕邑
齊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之以甲士予之以門材歸之
以魚軒衛自是忘亡而何以不若湯之於葛王莽謙

恭下士娶婢則奉之人以明其不私得玉則碎而與諸人以明其不吝而何以不若周公之吐握古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若真之與僞所差止在毫釐所謬將不止千里何以辨之辨之於立心而已心之公者一本於誠而出之以敬信故真者之於世不矜才不尚詐不貪利而忘義不初終而易轍見孺子入井動其惻隱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直與人安危榮落呼吸相關而不敢以一毫私欲苟且償之者真也若僞者反是禮必繁焉恭必足焉窺其脅肩諂笑有求親求

密之意而實則欲探其隙以乘之其心殆不可問縱隱微固不可見而聲音笑貌若或呈之矣故可與共安樂而不可同患難者僞也大抵論利害則僞者有時得功真者有時受過而論義理則真者之非猶勝僞者之是欲觀真之別於僞當並觀其獲過之時或委曲纏絲行其心所不忍而過於肫摯或慷慨激烈明其心所不爲而過於固執其偏至之處皆至誠流露之處至於率其天真天日可格鬼神可通其所自得之樂有機巧之夫萬萬不能及者又無論矣欲觀

偽之別於真亦當並推其受功之自倉猝之地人不
及詳急難之頃人不暇擇往往為其所給而彼即詡
詡然謂矯詐之可恃不知時往事夷奸宄悉露受其
欺者為君子則不屑相報而惟重以相防受其欺者
為小人則不但踵以相酬而且更為已甚又況功不
可致而奸回立白者且比比也噫嘻彼樂於為偽不
樂於為真者亦恃人之不能辨耳抑知人即不能辨
而苟有幾希可愧之處慙然不安泚然汗下試縱觀
古今來其終於不可辨之事有幾也耶夫言偽而辨

行僻而堅如少正卯者亦可為小人之雄且不免兩
觀之誅誰謂偽之可為哉君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
冥冥墮行豈懼人之工於辨而始去其粉飾敦夫樸
誠特觀人之法有不可混然無別者故為論其大指
如此

讀管晏列傳

管仲晏子齊之先後相也一以其君霸一以其君顯
功業相埒所著之書亦略相似然各有所短讀其傳
者不可不知也管仲為鮑叔所知而常欺之不若晏
子之與人久而能敬晏子歷相三君僅以節儉力行
為務不若管仲之一匡天下九合諸侯若夫君當擇
人而使臣亦當擇君而事管仲不事桓公而從公子
糾不得為智不若晏子之哭莊公成禮而去太史公
不論其著書而第論其軼事蓋觀人必於其微也

推自立為王號張楚豈亦嘗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之言乎奈何以苛察為忠不為人所親附王六月而
即敗然天下豪傑聞之蠶起而共亡秦則雖謂涉亡
之可也史遷叙之於世家之中其意深矣

讀蕭相國世家

蕭文終為刀筆吏時即加恩於沛公知其能成大事
而抒誠以歸之也人知其盡心於關中計戶轉漕給
軍以助高帝之乏為功莫與並而不知其入咸陽時
不取金帛財物獨收律令圖書使漢得知天下阨塞
戶口多少疆弱之處以立根本之功之為第一也然
其為人樸忠不能見幾於事先上使人勞苦丞相賴
鮑生言遣子弟從軍而悟又使益封置衛賴召平言
出家財佐軍而悟又使問相國何為賴客教以買田

地自汙而悟不然危矣及上令自謝其民乃請上林苑使民得出入樵採此所謂以公財而行私惠益犯其所忌其繫之也不亦宜乎

讀曹相國世家

為治之道在乎順民心而已順之則功易立而名易成不順雖帷幄之謀盡善而變故百出沮而撓之者不必皆強宗巨室也高祖定天下與民約法三章天下大悅斯時民苦秦之法網久矣惟願優游以享太平不願紛紜以從王事平陽侯攻城野戰而外別無他長雖嘗從蓋公學黃老之術然黃老之術烏足以治天下哉而適當民欲安靜之時即與之以安靜故惠帝稱善天下亦共美焉使當文景之世平陽為政

萬事叢脞矣又何論後世哉

讀留侯世家

鄼侯淮陰留侯漢之三傑也鄼侯之功在收秦律令
圖籍及轉漕關中以給軍旅淮陰之功在破齊滅項
留侯之功最著者在動秦將以利因其懈而擊之遂
得先至咸陽破酈食其立六國後勸漢王用黥布彭
越韓信以成霸業及因信之欲王齊而遂封之并進
四皓以翼太子皆關天下之存亡楚漢之成敗至圯
上老人與辟穀導引之事皆不足重輕可以不記何
也三代沿革輔相之書若禹謨殷盤周誥皆千古相

現館真煥集 卷七 三
傳之治法即千古相傳之道法未聞有所謂兵法也
至閉門却掃謝客遠嫌此留侯善處盈滿之心欲從
赤松子遊不過寄託之言耳顧可以爲真而書之以
起後世之惑哉

讀絳侯世家

以攻城略地而論則絳侯之功爛然以椎魯少文而
論則絳侯之品可鄙觀其名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
之曰趣爲我語繪出武人之貌可稱畢肖故吾嘗思
之爲將者貴乎有謀有勇爲相者貴乎有識有學一
代之中能勝將相之任者不過數人若絳侯堪爲將
而不堪爲相也明矣文帝特以其有援立之功命爲
右相耳然能與曲逆交歡共謀以平呂氏之亂則又
似乎堪爲相者要終敦厚有餘而學識不足當就國

家居時河東守尉至絳苟自反無可誅之罪亦何所
畏而令家人持兵以見之耶既下廷尉矣亦何至恐
懼不能置一辭耶幸薄太后救之不然寃死獄中不
幾為天下萬世所竊笑乎其言曰吾嘗將百萬軍不
知獄吏之貴夫將百萬軍貪功也貪則勇見獄吏貴
患失也患則怯勇怯不同皆本於不學無術之故

讀陳丞相世家

曲逆侯家貧而好游學當為里社分肉時曰即宰天
下亦如其志宏矣及陳涉首難天下紛紜從少年
往事魏王咎遭讒而亡往投項羽又懼誅而去最後
因魏無知以見漢王又有受金盜嫂之讓一生埒軻
不幾將沒沒以終身乎幸而高祖乃英明之君豁達
大度卒能用為謀主俾得六出奇計六益封戶與蕭
曹韓張輩並稱功臣名顯當時勲傳後世亦可謂善
始善終者矣惟是其計秘而不傳人皆惜之吾以為

自古君臣際遇創業垂統見之於當時則爲功伐著之於旂常則爲謨典未聞有所謂秘而不傳者秘而不傳則其計必譎而不正非光明顯著之謀矣平木嘗自言乎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厥後果然是以君子大居正也

題古詩十九首後

蕭梁太子昭明取雜詩十九首缺其名而目之曰古而列之蘇李詩之上必有所據非臆見也或云皆枚乘所作李善謂詞兼東都非盡出乘手故蒼山曾原列之張衡四愁之下徐陵玉臺集又分西北有高樓以下至生年不滿百九首爲乘所作餘仍別爲古詩嗟乎學者何其紛紛多事耶夫子刪詩彙十五國所得而總謂之國風中間缺名氏者頗多未聞有譏夫子考核之不精者且詩不取乎詞取乎聲故不曰鄭

詩淫而曰鄭聲淫十九首之聲近於古則曰古詩而已又何必稽其所作者何人耶

題蘇子卿李少卿相別詩後

蘇子卿李少卿二人在朝有僚友之誼在室有文字之知在虜有故鄉之感故相別贈答諸詩其音悽惋然相慰相勉相惜相憐皆不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旨後世稱焉弟子卿以天漢元年出使匈奴少卿以天漢二年出征絕域子卿盡節而歸少卿生降不返一能垂芳一遺餘臭吾不知其投契之所取意者其詩也乎其非詩也乎

題司馬相如琴詞卓文君白頭吟與達相如書
後

司馬相如遊臨邛與邑令善邑令重其文名尊為上
客富人卓王孫因邑令以延相如相如宜莊以蒞之
遜以接之寓風流於大雅之中則名益重矣乃因琴
心以盜文君後之學者讀其琴詞及文君白頭吟外
寄相如書二首莫不流連艷慕為之心醉至鍾伯敬
謂文君夜奔是上上妙著論白頭吟則曰世間婦人
惟文君可使之妒嗟乎伯敬亦可謂名教中之罪人

矣夫以素不謀面之寡女而遽曰室邇人遐毒我腸
何緣交頸為鴛鴦此其人何異於病狂懷入宮見嫉
之心而遽曰安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此其情與故
態何適相矛盾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兩人者
既寡廉鮮耻矣而後儒愛而慕之評而贊嘆之如觀
古人之奇節故知壞先王之法者俱自文士始也若
晉謝鯤挑鄰女而折齒王獻之竊嫂婢而作歌史中
皆列為名士名士之一途可醜至此為之浩嘆

題揚雄劇秦美新後

天下之物有美有惡夫人能辨之至美惡並處美者
益形其美惡者益形其惡如明珠之可寶也以魚目
混之而益著其光白玉之可珍也以碔砆雜之而益
顯其潔揚雄之作劇秦美新意猶是也但秦之暴虐
其取天下譬之於盜探囊拏篋者名不同而實則同又
天下譬之於盜探囊拏篋者名不同而實則同又
烏足以相形哉揚雄未窺聖賢中正之道徒逞其雕
肝琢腎之技創為此論以愚天下之耳目不自知其

獲罪於聖賢深且重也觀其投閣之時天良猶有存者然已難免萬世莽大夫之稱嗚呼文人少節若雄者其亦可悲也矣

題趙岐孟子序後

戰國之時處士橫議異端百出天之將喪斯文之時也孟子生於鄒魯之間少孤力學獨能以孔子爲師紹其微言得其蘊奧其遊歷諸侯非異名實之加冀道之一行也晚而道終不行退歸著書以開來學亦猶孔子作春秋之意然世不之知也列於諸子之後故得免於秦火自漢而還代有宏儒於諸子之中推而尊之至目爲亞聖又可知天之未喪斯文矣學者曰孔子之論語其言婉而約孟子之七篇其言激而

現食真火集 卷一
煩蓋得道淺深之所由分歟吾曰不然受創重者其呼必疾被攻急者其衝必銳戰國之時何時乎而可以談言解紛乎趙岐述已聞考經傳載其本文別其指趣分爲上下十四篇而序之其有功於孟氏豈淺也哉

題申屠蟠傳後

夫人立於天地之間能於人倫各盡其道不必建奇功勵峻節博學多聞亦可以附於聖賢之後君子之林矣申屠蟠幼遭父喪哀毀過禮服闋不進酒肉父子一倫無愧也太學生王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躬挽喪輦送歸鄉里朋友一倫可取也惟於君臣之間而堅却聘徵力辭薦引聞有勸其仕進者若將浼焉惟恐避之不深去之不速是遵何說歟豈自度其才不足挽狂瀾之旣倒自度其德不足贊國運之將傾

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其介如石漢季奸雄迭起亂
政亟行無地可以涉足無人可以共語苟稍自透遲
必嬰其禍如荀爽鄭玄韓融陳紀等為董卓迫脅終
至家室流離一身僅免固不若高舉遠蹈之為愈也
嗟乎若申屠蟠者可謂漢之逸民矣

題胡笳十八拍後

蔡中郎精於音律其女文姬童而習之遂若天性故
能聞聲辨斷絃之所在所製胡笳十八拍其音悽以
慘其怨深而摯試於黃沙白草之中駝背羶車之上
抽撥而奏之雖胡兒亦當淚下可稱才女矣然婦人
之義以節為重有節而無才彤管書之有才而無節
君子耻之曹瞞之贖務名而已非真愛才也但曹瞞
失臣節文姬失婦節以失節之男與失節之女未有
不相憐相惜者則又不獨徒務名也故人皆以中郎

班餘剪燭集卷八目錄
無子有女為幸吾以中郎有女為不幸且中郎以哭
董卓被收則文姬之失節有由來矣十八拍雖佳烏
足以蓋其愆哉

班餘剪燭集卷八目錄

題跋二

題梁父吟後

題阮嗣宗詠懷詩後

題劉義傳後

題荀悅三遊論後

題李義山無題詩後

題羅隱說石烈士後

題歐陽公五代史宦者傳後

題歐陽公五代史伶官傳後

題歐陽公樊侯廟災記後

題歐陽公送徐無黨南歸序後

題歐陽公醉翁亭記後

題歐陽公六一居士傳後

題石介陰德論後

題陸游書賈充傳後

銘

紙銘

墨銘

筆銘

硯銘

半硯銘

小硯銘

鈍硯銘

方竹杖銘

古琴銘

短檠燈銘

箴

愆箴

忿箴

贊

題趙子昂洗馬圖像贊

連珠

連珠六首

班餘剪燭集卷八

琇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琦

題跋二

銘

箴

贊

連珠

題梁父吟後

漢時如蘇李贈荅諸作音節臭味猶有三百篇遺意
蓋時代相近流風餘韻尚未泯也降及魏晉體寢寢
乎變矣諸葛武侯在隆中好為梁父吟今誦其詞庶

與黃鳥之什同旨而氣更簡淡不特頡頏蘇李而已
或曰曹操既殺孔融楊修又送禰衡於荊州假手黃
祖三子天下之望也梁父之作殆為此余繹其文能
絕地紀句則於此三子者不無惋惜焉而終以誰能
為此謀相國齊晏子蓋深惜晏子也齊景公涕出女
吳醜亦甚矣而不能推心三士甘心式微嬰能無愧
乎他日武侯作相際先主搶攘之時而能使黃馬各
盡其力事後主昏闇之君而能使魏延不敢有他意
其亦有鑒於此哉司馬仲達稱其為名士風流洵如
勝人遠哉

武侯之經濟始不愧風流耳抱膝長吟其意氣固已

勝人遠哉

題阮嗣宗詠懷詩後

嗣宗詠懷詩八十一首見其懷之所感也深所憂也切無時無事不在憂感之中積歲月而至若是之多非出于一時也蓋當司馬氏篡竊之際高蹈之士鴻冥蟬蛻以樂而全身如孫蘇門是矣若稽叔夜既不
能離塵絕迹稍崛強於其間輒賈大禍況乎嗣宗爲
司空記室瑀之子以高才處世胄進退之際動有萬
難故其結塞鬱懣之志不能自已嘆羣鳥之翱翔思
黃鵠之遠舉一卷之中三致意焉則古之所稱明哲

保身者庶幾近之矣方大將軍求婚嗣宗昏酣六十日俾不得言而止欲與之官乃請為步兵校尉縱酒自放後之人不識其意舉謂嗣宗狂士夫其結髮出入大將軍府下有宴會未嘗不與大將軍獨稱其至慎則嗣宗之不狂亦明矣特時方紛擾避禍情深故詞旨雜出首陽趙李邱隴蓬池絕無倫次不可端倪如離騷之求有娥命飛廉豈復可以常理測者哉古今稱蒹葭一詩以為得懷人三昧而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則亦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者也必求

其人其地以實之母乃刻舟求劍乎阮公詠懷之詩亦作如是觀今觀其所著大人先生傳與詩畧為表裡傳以蝨之處禪比君子在域中故其詞顯詩但言單帷蔽日浮雲晝冥而終以友生之謝故其情隱要其理則一也蓋陰守其幽潔不緇之操而外濟之以放誕滑稽之行皆從精思熟慮中得之故顏延之五君咏曰阮公似埋照機密識亦洞識之一字嗣宗之定評也若葉夢得務矯前人之說以奸邪詆之過矣夫奸邪者必有所利而為之嗣宗既不任朝事復何

所利而爲奸邪耶此不辨可知

題劉義傳後

劉義任氣重義然其素行亦可醜矣即冰柱雪車二詩亦無大出色處文公接之而加於盧仝孟郊之上似屬太過惟不能俛仰於貴人之前可以愧當世之趨趨囁嚅者後持文公之金而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爲壽言雖近於戲亦可知學者執筆作文必當慎重墓中人且不可諛況可諛權要之人以冀其殘漿冷炙乎

題荀悅三遊論後

上古之世斯民安於畎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無所
事於遊也及禹湯文武之爲君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亦未聞有以遊爲事者後自周室衰微王道迹熄精
一危微之旨失傳井田學校之制盡廢聖如夫子不
免寄跡於齊衛陳蔡之間蓋不得已焉耳陵遲至戰
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十人以傳食於諸侯者皆以
行道爲名而實欲取榮邀譽於口舌故有三遊之名
荀子目之爲德之賊亂之所由生誠非苛論但所言

聖人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要於功罪聽其言以責其事舉其名以指其實而不究其所以從至之源與流弊之極補救之方仍然急急於功利名實是猶惡湯之沸而不去其薪慮影之著而不滅其燭又何異助遊者以衰而爲之指南也烏乎可哉然則奈何曰復井田學校之制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矣

題李義山無題詩後

無題詩者題不可言非無題也題旣不可言則其詩亦不可言故託之於男女之情俾讀者深思而會其意此固國風好色小雅怨誹之遺響也西崑集中多無題詩工麗濃艷後人與玉臺香奩例觀過矣昔白香山愛其詩至願爲之子王荆公亦嘗稱其善學老杜得其藩籬義山之不徒爲工麗濃艷可知也且義山亦嘗自言矣楚語含情皆有託彼自言其有託而人卒不信其有託何耶或曰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

人間總不知春心莫與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其
隱刺垂戒吾固知之矣若樓響將登怯簾烘欲過難
不知其所託何在嗟乎凡讀古人之詩文當窺其微
意之所存不可摘其瑕疵互相詆毀義山詩沉博者
其學委婉者其詞深得詩人溫厚和平之旨吾方惜
其名不挂朝籍爲造物所忌大可悲痛而復訾西崑
無題諸作以爲淫亂是助造物忌才也讀書者當不
應爾

題羅隱說石烈士後

唐書韓愈撰平淮西碑碑辭多叙裴度功李愬不平
其妻唐安公主女也訴於帝詔令磨去愈文命翰林
學士段文昌重撰未聞有石孝忠推碑殺吏之事即
有之乃小人恃勇妄行作亂之階又何足記況朝廷
命將出師獻俘獲醜臣下奉詔紀功頌德理宜歸重
元戎以見推轂之意本無不平之處入蔡之時李愬
橐鞬立於道旁以迎裴度度謙讓不遑愬止之曰請
相公勿辭以示朝廷體統庶可以警悖逆之徒則愬

本無不平之心不平者其妻與光顏及石孝忠輩耳
又何足記耶

題五代史宦者傳後

夫宦者其身既已殘毀難與常人並立於天地之間
名譽所不加子孫之念又已斷絕其欲富欲貴之心
宜淡而反濃者何哉蓋男女之際人之大慾存焉彼
既賦形而為男忽使執婦女之役心思志慮無所發
洩左突右觸一得其竇則四出泛溢而莫可遏此固
其勢然也歐文忠公論其禍甚於女色而取張承業
張居翰二人以為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謂是亦就
五代之言耳五代之時君皆武人不知尊禮大臣臣

皆不學不知防微杜漸故以宦者勸農桑治權貴掌
詔書口含天憲威福由已習爲固然然後馬紹宏得
以情告明宗速莊宗之禍然後孟漢瓊得以兵迫秦
王陷之於大惡易曰履霜堅冰由辨之不早辨也可
不戒哉小雅巷伯一篇咨嗟嘆息有士君子之風而
其言不過曰寺人孟子未若承業膺顧命之重居翰
與宰執抗衡也周禮一書載寺人甚詳其時豈無老
成忠愛可與承業居翰比者而不過爲內小臣之屬
則夫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者固未嘗有也然則曷

不屏棄斯人而勿用曰宮幃之內此輩亦不可少惟
人君明察守正不阿當其以小善中我也不爲之喜
當其以小信固我也不行其賞久之彼將有所畏而
不敢試其術則其禍潛消矣是故聖主在上未聞有
宦者之患非君不患之也宦者不能爲患也後世士
君子亦盡其誠矢其忠致吾君爲堯舜禹湯文武之
君可耳何必與宦者爭曲直撓其鋒而貽已身之禍
也哉

題五代史伶官傳後

天下之物得之難失之亦難得之易失之亦易理有固然勢所必及周自后稷公劉積德累仁至文武周公創業垂統而後有天下何其難也厥後雖日漸微猶能延祚八百餘載降至後代其興也暴其亡也速然未有如後唐莊宗之甚者夫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莊宗狃於功之小就恣情肆意溺於優伶其受禍固亦宜矣抑莊宗之禍非直伶官已也郭崇韜之死魏王繼岌殺之實皇后劉氏教之而宦官李

從襲輩為媒孽之也宦官與伶人相表裏劉后以宦官為耳目為爪牙莊宗之身直如孤注亂世武人不
知觀於詩書鑒前代之興廢一旦得志溺於衽席聽其所為而身隨以殂國隨以滅取百戰而有之社稷
擲之如鴻毛女子小人之害有其一旦以致亡而莊宗兼之無怪其速也獨奈何第責以伶官哉抑莊宗之為君前後頓成兩極與越之夫差唐之明皇大畧相似非始明而終昏前勇而後怯也乃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哀哉

題歐陽樊侯廟災記後

歐陽此記持論甚正用筆層折不窮愚夫愚婦解識此意當不復有簫鼓豚蹄事矣雖然孔子嘗言鬼神之德其盛矣乎子輿氏亦言旱乾水溢變置社稷則風雷雨雹天若諉之鬼神以操其張弛而鬼神亦得藉此以鳴其喜怒固不得盡眎為造物之適然矣昔阮瞻作無鬼論鬼化一客以窮之瞻為之氣屈狂生以酒酹項王廟與之慟哭視神影亦潛潛泪下鬼神之憤於不知已而感於知已與人又何相肖耶惜乎

歐公記成樊將軍寂嘿無問若聽歐公之誦讓而不計者豈非以其持論之甚正哉

題歐陽公送徐無黨南歸序後

綴文之士飄風過耳無關輕重原不足以附立言之列然士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之間而其學苟造於精微則豈與衆人之汲汲營營無異哉豈果與鳥獸草木同朽哉徐無黨初得高第恐其泄視辭章自爲已及其極故策之前進設學者未會其意藉口文字無所益遂汲汲營營於文字之外則誤矣夫天下技之小者莫如謳舞釣弋鬪雞走狗之能然古人之精於此者往往流傳至今而況士之能文者乎文之小

者莫如談諧笑謔魚蟲花草之作然自秦漢以來此種不下數千百部屢經兵燹不能沒而況文之有功經史者乎孟子有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學者又將泥於是說而竟不讀書可乎故夫言之不可泥也類如斯矣豈獨歐公之序也哉

題歐陽醉翁亭記後

水經註伽藍記文中之畫也讀水經註如身遇雲林洞壑片段段皆有可愛讀伽藍記又如一時憑欄穿榭賞花釣魚翛然不復知有塵埃中事蓋其筆意之妙所謂齒牙帶雪楮墨含香亦卧遊者之一玲瓏杖矣然吾竊以爲不及歐陽醉翁亭記者豈非以其神勝耶彼造物詭譎奇變之態此翁舉之若飄風動波風過而波平如故了無痕迹從空中來自空中去蓋二家畫工歐陽化工也或有疑此記篇法太疎散

玉齋集 卷八
無控勒不知其從管子問篇脫胎源流最古後人讀書少而妄加譏評陋矣吾日持此編以觀玩於鳥啼花落之間悠然而醉遽然而醒不知醉翁爲吾吾爲醉翁亦相與忘之而已矣夫水經註伽藍記不能使我相忘何耶

題歐陽公六一居士傳後

高懷曠度瀟灑絕塵真有舉頭天外之意宦途中覩此如秦皇從會稽望海上三山但能扼腕而已可望不可即也公嘗有神清洞事好事者遂謂公仙去余思仁宗朝名宰相四人而風韻獨推廬陵謂非神仙中人得乎筆意蕭散落落孤行稍從漆園吏脫胎在歐集中別是一格

題石介陰德論後

聖人之道衰學校之制寢士多慚德民有暴行異端
創為陰德之說推其意不過誘民為善祈福免禍而
已無他亂常梗化之心而其名則有不可徇者天地
雖大不外乎陰陽二體陽貴而陰賤陽貞而陰晦陽
況君子陰比小人陽剛為君子之德陰柔乃小人之
心君子務懋昭明德以佐朝廷行賞罰之權小人好
日行小惠以欺愚蒙亂禍福之實同是德也而以陰
名則德非其德矣故曰其名不可徇也

題陸游書賈充傳後

天下有至當不易之論出之於君子之口則為名言
碩畫出之於小人之口則為詭計陰謀聽言者當察
其人之平昔為君子為小人不當僅即其言而辨其
是非可否也如兵凶戰危聖人所戒自古窮兵黷武
以取敗亡者不可勝數賈充力沮伐吳之舉誠見晉
與吳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而輕舉妄發屠毒生民不
若安守待時之為愈未必非正論然而充小人也素
無定國之才絕少深遠之計不過欲朝廷無事以固

瑛餘真煇集 卷八
榮寵而其本意尤在優游朝端憑倚城社自古奸人
在內則倚君為固而蓋其闖茸之私奸人在外則借
賊為重而施其偃蹇之智呂祿棄軍出遊而呂頤置
寶貨於地李光顏力討淮蔡而韓都統思為污蟻與
充之用心則一而已放翁謂人臣陰為身計者多出
於此其有以窺其微哉

紙銘

一幅之廣一笥之充千羅萬箇有舟車之所不能載
江海之所不能容宜吾儒據之以為富而數十年耕
織於其中

墨銘

其賦質也若淄川之玉其解化也疑洞庭之煙一日
之內去之又去雖則守去而徽章之功爛焉

筆銘

維橋可題以心而正不律之管三寸而其大也如椽

與雲霄而掩映是將發皇乎有用之文章豈徒以搯
觚濡墨而羨草書之稱聖

硯銘

出自端溪名爲端石旣琢復磨方圭圓璧得良之止
有允之澤以靜待動徽章用闢

半硯銘

月盈則缺器滿則缺惟不求全乃不能虧況在處文
章之爛熳欲與萬象而爭馳留有餘而爲不盡吾將
以此硯乎爲師

小硯銘

一片之石良工是斲如璧徑寸如珠盈握將以便乎
攜持而不斷乎雲根與雨脚奚必若米南宮之硯山
始足快意於雕琢

鈍硯銘

愚公非愚癡伯非癡惟子之鈍以鈍勝奇不受天地
之美名始克享人世之期頤此意非外人之所得知
方竹杖銘

物以圓和其光爾以方植其節何箕箒之素影儼矩

度之是列奚不規而漆之供世俗之怡悅曰吾懼為
贊皇之所嗤而持此以比乎東坡之拄鐵

古琴銘

含逸韻發希聲攏且撮淒以清松濤謾謾指間生是
可以傳廣陵之餘調而快吾好古之幽情

短檠燈銘

少就學惟爾親午夜分光剔向晨縹緗滿架且為隣
幾閱歷觸風塵顧我老矣尚覺提挈之方新珍重對
之如故人

慾箴

我生之初孰主宰是賦性惟明純乎天理不參以三
不雜以二物誘則昏外撓漸徙俛俛何從止為慾累
倚於一偏罔能克已奢縱貪淫任心之弛久久難祛
伊於胡底湯德銘盤澡身去滓日新可師功由窒始

忿箴

持躬以正立心惟平伎求悉化忿於何生彼憂拂鬱
隱結而成溺情以往硜執而行愧轉為怒燥發於輕
懲之不勝遏之莫撻惟忍斯節守德勿爭毋流傾軋

致失令名惺惺不昧以存其誠

題趙子昂洗馬圖像贊

偉哉丈夫既擅風致比神仙稱意態之瀟洒胡不登
金堂朝玉殿俯仰丹墀之下而顧憩柳陰臨清流執
羈轡以洗馬將毋諱其為太祖之裔秦王之胄而借
此以逍遙於原野或亦辭江南來朔北願効沙漠之
馳驅思嫻習於鞭策之親把非然詩隸丹青無不冠
絕當時而追踪古之作者奚為逐逐焉抱此圖以自
寫余敬披之敢還酌斗酒而問之大雅

連珠六首

蓋聞暴雨疾雷山川俱為改色光風霽月魚鳥亦樂
親人故太和之為風易鬯而煦嫗之於物偏親是以
再鼓虞絃薰能解愠頻開湯網恕以存仁

蓋聞高義薄雲盟心自矢堅操似石染指何求故穎
水之高風不沒而首陽之峻節堪儔是以一介必嚴
豈牽情於脂膏之潤四知是惕寧屑意於暮夜之投
蓋聞當貧賤而見交情識分金於鮑叔致富貴而樂
好義重焚券於馮驩是以國士恩深七首犯襄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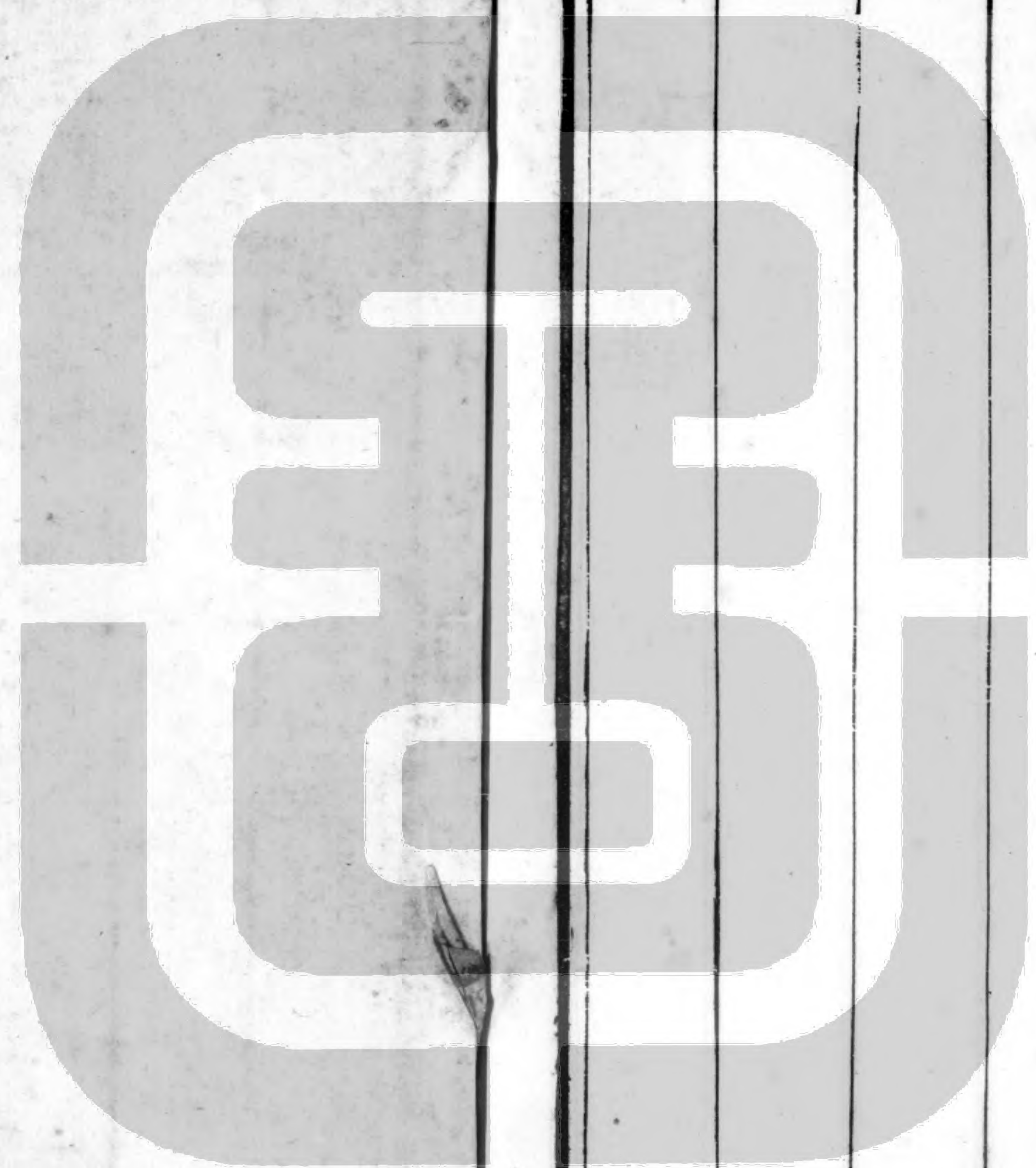
玉餘齋集 卷八
駕故人情在綈袍憐范叔之寒

蓋聞達觀齊物漆園之夢蜨翩然學富崇文曹氏之
書倉粲矣是以折腰五斗愧塵躅之趨蹌南面百城
抱芸編而徒倚

蓋聞和璧難採何須璞玉以示人驪珠可求自愛長
川其可沒是以芳蘭生於幽谷耻移植之當門巖桂
挺於深阿或冬榮之映月

蓋聞九州既廣不以偏隅限其觀萬卷何多豈能一
覽罄其奧是以學推神禹寸晷不廢鑽研智稱有虞

邇言如叅謨誥



程